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回望19年的军旅生涯,最难忘在老... 吉林省长春市至延边州图们市的山川沟壑之间,有一条具有百年历史的铁路——长图铁路线。在这条铁路线上有一处铁路隧道叫“老爷岭隧道”,全长1778米,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前。在这里,曾经驻守着一群默默无闻的武警战士。每天,他们以大山为伴,以哨位为家。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站岗执勤。

那是11年前的一个冬末初春的季节,原先在老爷岭执勤点工作的刘排长要调整到其他岗位,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接替刘排长。我想都没想就说:“我不怕苦、不怕累,我愿意去!”从连部到老爷岭执勤点相距100多公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现在已经很少见的绿皮火车。绿皮火车每天一趟,慢得见站就停,后来战士们都叫它“大山里的公交车”。这慢得像公交车一样的绿皮火车,也是战士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开心列车。

阳春三月,老爷岭还是白雪皑皑,极尽凄凉萧瑟之景。壮志踌躇的我,心不禁凉了一半,难道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老爷岭吗?看不到人烟踪迹,手机没信号,收音机听不到节目,电视节目也少得可怜,而这些兵为什么还说老爷岭是神仙岭?他们在欺骗我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过于草率、鲁莽。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便与守卫执勤点的十几个兵开始了漫长的执勤生活。一个老兵告诉我,执勤点有一句传了很多年的打油诗,“抬头一片天,低头两条线;出门爬大山,四周无人烟;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这里没有霓虹灯的闪烁,也没有车水马龙的繁华,唯一能见到的,就是每天一趟的绿皮火车和那一晃而过的陌生面孔。

老爷岭的冬天特别长,每年有大半年时间都是在冬天度过。天寒地冻、呵气成霜,但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因为我们是在为祖国守边防。哨所的那面火红的国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猎猎飘扬。火红的国旗和我的战友,一起构成了祖国边防线上最美的风景。

在大山里生活的人最怕下雪。有一年,雪下得特别大,东北风刮着“大炮烟”一连下了4天,积雪有齐腰深。那天,去村里取菜,狗爬犁根本用不上,平时半小时的路程,我和战士们足足走了3小时。寂寞孤独时,就面对大山喊两嗓子。茫茫雪野中,山谷中那空旷而悠长的回音,在我们听来是一件值得幸福半天的事。有时,自己与自己交流,也成了排解寂寞的一剂良药。

走到半路时,我们迎面碰到主动给我们送菜和黏豆包的两位老乡。他们脸上挂满霜花,眉毛和胡子都变成了白色。老乡说:“这场雪,太大了。这两天没看到你们来取菜的狗爬犁,大家都坐不住了,一个是怕你们出点啥事;二呢,就寻思这大雪封山的日子,你们没法出来取菜,我们先给你们送点吃的。”我和战友一时不知道说啥好,老乡们又说:“你们这些孩子不容易啊,背井离乡的、

兵心依旧战旗红

康德华

远离亲人,给咱们守着国,咱们心里能没数嘛。”

接过菜,老乡们踏上了返村的路。看着茫茫风雪中老乡的背影,我们似乎看到了惦记儿子的父亲,他们顶着寒风暴雨,怀里揣着带体温的黏豆包,身上背着用棉被包裹的蔬菜,我心中翻卷着无限感慨:守着这方寸之地,是一种煎熬,也是一种磨砺。的确,默默的坚守,是件不容易的事,但在浓浓乡情的浸润中,这坚守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而又让人感觉幸福的事?

我冰冷的心,越来越多地盈满感动:坚守老爷岭铁路隧道的,不是老当兵,更不是老当兵,他们个个是英雄兵。

几年后,当我离开老爷岭执勤点时,那天也是漫天飘着大雪。面对依依不舍的战友,我对他们说:“我把心留在了这里,那山、那水、那林,还有那渴望建功立业的纯真,永远镌刻在记忆里了!”

今年这个春天,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春天。走过这个春天,我们将迎来共和国70华诞。对我个人而言,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踏上新征程的开始与出发。

站在崭新的起点上,我仿佛又回到了老爷岭那片深情的土地,老爷岭哨所那面火红的旗帜,又飘扬在眼前。曾经的美好时光、那冰天雪地的澎湃热血,也仿佛破空而来,点燃了我蓬勃的激情与斗志。

再出发,岁月如梦。兵心依旧战旗红。

厚 赠

刘兆林

家,部分两不差地交够粮票和伙食费。不管多累,走前都要把房东家水缸挑满水,院子扫干净,偶尔吃一碗病号饭,还要多交点伙食费。后来伙食费和粮票用光了,便签名盖章加摁手印打欠条,返校后再一一寄还。到了北京,《欧阳海之歌》一页页读完了,欧阳海成了我的神交之友。说来简直如鬼使神差,假期一结束,我们等待升大学的一群高中生,竟意外被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录取了。这在当年,并不亚于考上名牌大学。于是我投笔从戎,成了黄海前哨守备部队炮兵团的一名侦察兵。

我以为,既从我必得投笔了。文学梦和文学书一并扔掉,便全心全意当起侦察兵来。我们炮兵团侦察兵的任务是运用计算器,将打击目标方位和射程计算精确,所以,我每天的任务是摆弄计算器,练精数学计算功夫。而我这个一直钟情文学的数学低能儿,年终却因计算业务精湛评上“五好战士”,还成为侦察班长。

第二年,炮兵团受命参加驻地城市国庆大游行。我们炮兵方队所到之处赢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使我看开国大典时燃过的激情突然迸发,一首小诗在心底油然而生,并很快在该市报纸副刊发表了。没想到,团政治处因此一个电话把我调到宣传股,破格提拔我为宣传干事。

一天,我们这个千军万马驻守海防前线的多兵种守备师,一夜之间,官兵全副武装钻进了“闷罐”,坦克、大炮、汽车也都爬上了列车,向遥远而奇寒的北方开去。步兵、炮兵、坦克,以及骑兵、通信、运输诸团队组合的多兵种守备师调防,任务有多急危险重,可想而知。新驻防区多是蒙古族居民,语言、交通、生存、训练、安营扎寨,衣食住行,样样从零开始。皮帽子、皮大衣、皮手闷子、大头鞋,甚至皮裤子都武装上了,与战争年代比,只差炮火纷飞。

我们宣传股住的是空置多年的破房子,晚上和衣睡在没席子,也没法生火的土炕上,做饭的柴草都得大家上山去拣。春天冰雪刚化,各团队就开始自己动手建造营房。没有菜吃,啃咸菜、喝酱汤,空酱油瓶装上凉水算是上好饮料了。有次,我背着行李,徒步到较远的一个连队去采访,途中渴急了,捧起车辙里的浑水,喝得嗓子生疼。晚上住在连队刚封顶的泥屋里拉开了肚子,起夜时发现,我靠着的那面墙壁墙眼看要倒了,赶紧喊醒鼾声四起的战友。第二天重新砌好那堵墙,我又继续躺在墙下构思要写的稿件。

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心理习惯,就是那时和大家共同养成的。那时,谁要是怕苦怕死,甚至沾了一丝怕累的评价,都会觉得羞耻。所写稿件内容,如果我们没亲身参与,也会觉得惭愧。

大兴安岭山谷多少崎岖小路,科尔沁草原多少草屋村庄,都留下了我们全师官兵无法计算的足迹。冬天的雪地露营,夏天的长途拉练,甚至每个连、营、团的春种秋收,无不凝结着与蒙古族兄弟的鱼水情谊。那时,全师叫响的口号是“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被师首长概括为“四边

思想。落实到我,便成了“以笔为枪,准备打仗”。

围绕这一主题琢磨文章,我几乎成了兴安岭大山谷中的“铁道游击队员”:稿件从邮局正常寄往报社要一周时间,而“时刻准备打仗”的思想要求我,重要稿件要赶点儿往火车站跑,托付车上的军人或列车员代邮。

有一回,我刚从火车站找人代捎稿件回来,团长拿一张刚到的《解放军报》问我,这是你写的?我一看,是副刊发表了署我笔名的散文。我点头。他又翻到头版让我看,头条竟是通栏大标题、转载《人民日报》的要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天呐,我激动得脸都红了。团长拍拍我肩膀说,你行啊!不久我又发现,那篇散文《第一组照片》被多家报刊转载,还被向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和某省中学语文课本选用。从此,我命运的方向发生转折。那时,各大军区相继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我成了既是被顺藤摸到的青瓜,也是甘愿投入的涩果。历时几十天的创作学习班结束后,我接连在停办数年后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发表了《乌兰哈达》《流水清清》等反映我们团生活的散文、小说,而且破天荒署了真名,这在全军都不是小事。须知,《解放军文艺》忽然率先复刊,而我这个无名之辈能署真名接连刊发作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此前有段时间,发表个人署名文艺作品就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这下好了,我没受批评,还被调到军区文艺创作部门,名正言顺地成了“文学作者”。

三

随之,“拨乱反正”“真理标准大讨论”等风雷激荡的思想解放运动,相继而来。我创作的“苦闷期”,也随之烟消云散。我成为重新恢复的省作家协会会员,并作为全军最年轻的代表荣幸地出席了中国文艺界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第三次作代会。与会间,那本并不精致的代表名册令我如获至宝。名册中有许多我久闻其名并熟读其作的著名作家:茅盾、巴金、曹禺、丁玲、贺敬之、刘白羽、艾青、柳青……尤其同在解放军代表团的徐怀中、李瑛、魏巍、白桦等等,或白发或拄杖或坐轮椅,或在讨论会,或在联欢会,或在餐厅或在厕所,目睹他们的面庞,个个都熠熠生辉。我之所以还不雅地提到厕所,是我真的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厕所,相遇曾心仪已久的一位美学家。当时我正和这位颤巍巍的、手拄拐杖的白发老者并肩而行,忽听身后有人尊称蔡仪先生,惊得我顷刻站住。我曾受他《美学概论》启蒙,崇拜过他。我这个军旅文学无名小卒,不由地暗自心底打了一次别样深重的美学烙印。

会后,我一趟趟深入东北漫漫边防线,甚至骑自行车走遍黑龙江、乌苏里江沿线每个守备师连队。眼光变了,眼中的英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由此,我写出一批新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雪国热闹镇》,其主人公是个在特殊情况下,宁肯被误解也要舍己救人、却被

四

当我感慨万千、以转业军人作家身份再次参加全国作代会时,百岁的巴金主席已辞世,新当选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使浩浩荡荡的中国作家队伍一下子年轻了半百。眨眼间,我已退休。想想和我同龄却仍健步向前的共和国,我这个从部队转业的作家,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袖手旁观。余下的时光,仍然用手中笔,歌颂我最有深情的军人与文人。我先以著名东北抗日将领邓铁梅为主人公,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雪国铁梅》;又以备受鲁迅先生推崇的伟大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为主人公,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儒林怪杰》。此外,追随新时代脚步,我还写有20多万字的散文作品。

今天,新中国已经跨进新时代。在我心里,笔下这400余万字文学作品,既是我生命年轮的见证,更是70岁的新中国给予我的厚赠。深深祝福祖国母亲永远年轻。



长 征

第 4523 期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沂蒙红嫂

黄亚洲

思绪里的她,不容易回忆人们说肯定有这一幕但是确实,我记不清楚了我当年的记忆都是锐角、尖利破碎、燃烧

鬼子的一颗很小的子弹,几乎掏空了我全部的胃、肝和肠子死神伸过他的左手,拉住了我这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我也准备动身了可是,那一刻,谁解开衣扣用一个民族的压力将乳汁,压入一个失血的生命

记不得了,当时我的豁裂的嘴唇,与国家焦黑的土地不是不是一个概念仿佛,我只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坠落只恍惚记得,一柱瀑布一直跟着我

今天我是带着所有的儿孙来纪念馆的但是,这里有那么多的照片都是红嫂都曾在那个燃烧与焦黑的年代喂养过革命

我如同看母亲一样看着这群皱纹满脸的照片我的眼泪一直在流,像一柱瀑布而我的心,依然在从高空坠落

我无法在沂蒙找到那位属于我的红嫂,我对我的儿辈与孙辈说若是没有沂蒙,也就没有你们了你们要在中国地图上常常找找沂蒙沂蒙山很饱满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她就是一个乳房般的存在

营盘里的春天

赵 琼

一座隐于深山的营盘生长着比大山更多的山春天一来,每一座山上

发芽或不发芽的种子都会将绿色之外的各种色彩与绿色一起悉心调和,并让一年之中的其他三季,都缀满花朵

四季的营盘,当然也包括春天当所有的蓓蕾,甚至一粒相思丰满在团圆之外丰满在白霜之前丰满在版图之上成熟于旷野之远的那个时候生长在营盘里的一切苦乐都会在月亮歌过的山坡之上坐胎,成果

但更多的时候一座营盘里的春天总将营盘里所有的英勇和忠贞全都茂盛为一丛带着血色的焰火它要将自己所有的红和所有热全都磨炼成一种,只能滋养腾飞与祥和的食物并最终将这一切一滴不剩地,反哺给孕育了这座江山和这座营盘的祖国



溪山清夏 (中国画)

欧阳明利作